

5歲時,適逢中秋,手拿一塊月餅去找鄰家小妹,想與她分享。不料小妹對月餅一見鍾情,抓過我拿月餅的手,連手帶月餅一通暴咬。

10歲時,為替鄰家小妹從大胖手中搶回髮夾,向龐然大物發起自殺性衝鋒,雖然滿身落下傷痕,卻終於搶回四分之一個髮夾,歡天喜地送到她家,卻被小妹的媽媽痛罵一頓。

19歲,鄰家小妹考上了大學,在送別的站台上,我含淚想向小妹說點什麼。她爸爸說:別再想着她了,去做點別的有意義的事情吧。

22歲,小妹回家探親,發來電報讓我接她。終於等來那一天,打扮得整齊齊去車站,苦等了三個小時,終於接到了小妹,還有她的男朋友。

23歲,第一次相親,由於經費準備不足,將身份證抵押在相親的茶樓老闆處,20天後方纔取回。

24歲,終於有女孩子領我回家見父母了,我特意買一束菊花和禮物。未來岳母大人高興地說:正好明天要參加同事的葬禮,可以不買花了。

30歲,結婚5周年的紀念日,妻在電話里

一個男人的人生片段

甜蜜地問: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?答:今天是我們劉副科長丈母娘的生日。

35歲生日這天,滿身疲憊地回到家,家里漆黑一片,急急忙忙四處尋找蠟絲刀,準備去修理保險,不料發現身後站着妻子和女兒,手上端着蠟燭和生日蛋糕,很掃興的樣子。

41歲,坐在陽臺上想自己該在張科長和劉副科長的爭論中持什麼樣的態度,妻在身後輕撫我的背說:天上這麼多明亮的星星讓你想起了什麼?答:明天是洗被子的好天氣。

46歲,傳聞鄰家小妹已離了婚,並打來電話想叙叙舊。10年來第一次有了打扮的沖動,痛下決心上街買了600元錢的行頭,從頭到腳一番梳理後沖到約會的地方,聽油漆桶樣的小妹講了一晚上的傳銷課。

50歲,和女兒一起上街,親密地聽她講大學

校園里的趣事,忽然身後傳來不冷不熱的話:這把年紀了還在外面泡小蜜。

55歲生日,老妻去女兒家照料外孫女了,女兒和女婿忙着生意上的應酬,只有自己給自己倒一杯酒,再往電話台打個電話,自己祝自己生日快樂。

65歲,外孫女讀初中了,老妻解放了,老兩口終於可以坐在一起。太陽暈暈地照在我們頭上,我們發現,不戴上老花鏡的話,對方的臉是那樣的陌生。

70歲,冬夜,落雪的日子,老兩口相擁在被窩里,忽然想起多年前秋日那次熱吻,想再試一次,結果,鬆動的假牙使我們失去了一切興趣。

80歲,坐在火爐前,火爐冷冷的火焰依稀照出妻子年輕時的容顏,想對她說:永遠愛你。但醫生說,她的心臟起搏器經不起任何刺激,於是,只有輕輕伸出枯樹樣的手,從她久旱土地樣的臉上,輕輕拭去淚迹。然後說:謝謝你,陪我走過了這許多的日子。.....(文:開心)



兩個警察的故事

阿國首先要涉案的3個人各自陳述事實3分鐘,以便瞭解狀況。聽完了陳述之後,他開始問問題:“你們為什麼大老遠跑到武陵農場來?”答案很簡單:“來遊玩,尋開心啊!”他的第二個問題是:“你們知道山上的路為什麼這麼窄嗎?”這個問題,雙方當事人都答不出來。他說:“路窄就是要讓人學會禮貌、禮讓,否則大家都走不成。”

說完,阿國看着3位當事人,計算着時間。3分鐘到了,當事人願意互相道歉,握手,一場鬧劇以喜劇收場。阿國立即切水果招待大家,雙方也都變成朋友。這是發生在武陵農場的趣味故事。阿國說,自己只是個小人物,每天只做自己分內的事,在山上與世無爭,每天看山,看農民,看猴子,看來往的遊客。讓轄區內充滿安詳、快樂,是他最重要的工作。

類似的故事還有一個,來自我另一個警界友人周壽松。他講高雄有一個小警員,處理兩個鄰居為了一堆狗屎而吵架的糾紛。這位小警員一到現場,就頻頻向爭得面紅耳赤的兩個當事人道歉,說這堆狗屎是自己家狗的“傑作”,說着用報紙捧起狗屎就走,留下面面相覷的兩家人。一場無謂的爭執化解於無形。每個人都習慣說理,也習慣線性思考,但巧妙急智之法往往無道理可循,卻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何飛鵬

阿國是武陵農場派出所的警察,有一次接到報案,一輛大型遊覽車與一輛小轎車在道路上相逢,兩邊各不相讓,兩個遊覽車司機動手打傷了小轎車司機,他趕到現場處理。阿國把雙方,包括遊覽車上的阿公阿婆們都帶回警局。他要求阿公阿婆們在警局外觀看,不得進入,以免人多口雜,並承諾絕對會公平處理。

如果給你一個選擇題,讓你選擇:南極考察人員在南極生存的最大威脅是什麼?冰川、寒冷?還是食物、極晝?

相信很少有人選擇極晝。畢竟在大家的意識里,在南極,皚皚的冰川、極度的寒冷和急缺的食物一定是考察人員面臨的最大挑戰。但事實上,南極考察人員的最大挑戰並不在於這些,而是那里的極晝。

所謂極晝,就是太陽終日都出現在地平線上的一種自然現象,一般只會出現在夏季和冬季。當南極出現極晝時,北級就是極夜,反之亦然。

一位南極科考專家說,在南極,每當出現極晝時,沒有了黑暗,也就沒有了日期,工作人員連續幾十天都生活在金燦燦的陽光下,人的生物鐘一下子就徹底紊亂了,你困頓,你疲倦,但除非昏迷,你怎么也睡不着。因為人們都習慣了在夜晚的黑暗中睡覺,一旦失去了黑暗,那四壁皚白雪和燦爛陽光交織折射出的亮度讓人很難閉上眼睛,即便你能睡着幾分鐘,也猶如在煎熬。因此在南極,

人生的極晝

遭受雪崩和意外傷害的人數,遠沒有被極晝造成傷害的人員多。極晝讓人筋疲力盡,讓人精神焦慮,讓人神經系統紊亂,讓人在整個南極大陸無處藏身,焦慮,煩躁,讓人瘋狂。為了度過極晝期,考察人員做過很多嘗試,包括加厚帳篷,增強帳篷內的陰暗度,甚至實驗過在冰川和積雪下穴居等,但結果都不理想。凡是到過南極經歷極晝的人,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見到夜色,見到黑暗,這是他們生命的渴求。渴求黑暗,黑暗成了生命的急需。如果沒去過南極,是怎麼樣也體會不到的,說來



也匪夷所思。但事實上,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里都經歷過極晝現象,有時苦難像皚皚白雪一樣直赤你的眼,有時幸福又像燦爛陽光一樣緊逼你的心內。所以對待人生中的那些坎坷、磨難,抑或好運、甜蜜都應該坦然處之,它們共同構成了生命的晝夜,缺一不可。作者:薛峰

對於倫敦,我的一個印象是,這城市到處是女王般儀表堂堂、高貴嚴肅又親切和藹的老同志。也有許多老婦人打扮得花枝招展,坦蕩磊落。他們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坦蕩磊落?這個偉大的城市是他們建造的,是他們的青春為這城市的輝煌奠基。隨處可以證明他們曾經創造了這個城市,倫敦沒有拆遷,所以92歲的设计師可以指着那座教堂的窗子說:這是我設計的!泥水匠可以告訴他的重孫:你的足球場是我砌的地基!

老人依然活躍在沙龍、酒館、劇院、教堂。我朗誦詩的那個下午,大廳里全是中年人和老人,提問踴躍而深刻。他們不僅是爺爺奶奶,更是教師、顧問和高人。老人不是包袱,而是那國家的活史書、精神容器、道德楷模、美食秘方,以及某種久經考驗的生活品位。

倫敦有許多老人用品商店,不是鳳毛麟角的一兩家,老氣橫秋專為敷衍老人賺幾個小錢的粗糙醜陋專賣店,而是老人的時裝店、老人的日用品店、老人的手工皮鞋店、老人的雨傘店、老人喝下午茶的咖啡館、老人的手杖店、老人的體育用品店,哦,還有老人的首飾店!

我想給父母買點拿得出手的禮物,但在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卻買不到。市中心由青春靚麗者統治着,很難買到老人的用品。設計師們從來不為自己年邁的父母設計時裝。那種背街背巷委瑣自卑的老人用品店出售的次品,你好意思買給父母做禮物嗎?現在買到了,一個綉花的專供老婦人用的小羊皮錢包,因為老人出門不會帶許多大鈔票。一個藥盒,里面可以陳列應急的藥丸,就像首飾盒一樣漂亮。

在倫敦,酒鬼有酒鬼的去處,流浪漢有流浪漢的蝸居,年輕人有年輕人的聖地,老人有老人的玩場。大家各美其美,互相鼓掌。而在我居住的城市,與

老人不是包袱

老人有關的世界基本上已經銷聲匿迹了,這些老怪物大多數時候只能躲在公寓里守着一台電視機。倫敦的老人們可能還佔些優勢,英國女王,那位引領英國高品質生活和時尚的老婦人,使得老人的地位也非同凡響,這種“頑固守舊”儼然內化為英國的民族性。在倫敦,舉目皆是老房子、老街道,地鐵也是古董,完全感受不到想象中工業國的煥然一新。難怪中國遊客會大失所望:英國怎麼如此落後而陳舊!

中國近百年的思潮是維新。“維”到今天,新的就是好的,新就是有用,舊就是無用,害怕無用,似乎成爲你我身邊的一種常識。普天之下煥然一新,而且還在繼續更新。老人日薄西山,與保守、無用、蒙蔽甚至反動同義。

儘管傳統倫常還在血液里暗自發生作用,家庭中老人還保持幾分威嚴,但社會的傳統已岌岌可危了。五四時期,精英們說到傳統中國就以老人喻之,說到未來就比喻成少年中國。本來是一些象徵性的說法,用少年中國象徵一種有活力的、自由的、開放的思維方式,針對的是封閉、僵化、腐朽的思維方式。但這些象徵後來卻被現實化、具體化。

中國思想,總是在象徵與現實、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之間根據眼前利益擺動,利益所在,無比的實際具體;利益所在,也無比的抽象朦朧。在商業方面,可以說少年中國已

經實現。吾國大城市的商業中心,哪一個不是“老人莫人”,只爲有經濟實力的新潮族設計的?孩子也受影響,因爲有未來的、能夠成龍的不是老人,是孩子,於是無用的老人去接有用的小孩,像銀行運鈔車去接存款,爲他們背書包。總之,各行各業,老人沒啥希望、前途,只有青春才是資本、熱錢。

我有個同事,在編輯崗干了一輩子,在編輯這個專業上可以說是個默默無聞的大師。甫一退休就黯然離去,連個送行的人都沒有,就像自動走向垃圾站的垃圾袋。替他的是一個剛剛招聘進來的小伙子,單位甚至連請元老指點一下的念頭都沒有。這是一種無情的侮辱,他干了一輩子的事業毫無價值,小青年永遠可以從頭開始。他進來時這單位還在打地基,連辦公室都沒有,現在是摩天大樓一棟,但是與他毫無關係。沒人尊重他的一生,自個兒一邊歇着去吧。心寒!

我們所謂的年齡問題,不僅僅是如何安置老人的問題,根源是我們的觀念出了問題。拆遷老建築還是表面的,在這個表面的背後是對歷史、經驗的蔑視和恐懼。這種拒絕守成、從零開始的文化,已經深入骨髓。

我曾經坐在泰晤士河畔的一個小咖啡館喝過一杯,跑堂的是位白髮蒼蒼的爺爺,腰上拴着一個磨成了寶貝的牛皮夾。爲年輕人端上一杯咖啡,並非恥辱,而是高檔,老爺爺跑堂六十年,收杯擺碟的做工,風度已經是大師級的了。我盯着他腰上那個包裝深厚的皮夾子看,估計他爲了做好這業務專門定制了一個與咖啡館相稱的牛皮夾

子,也說不定有的咖啡客來此喝上一杯,就是爲着瞞一眼這夾子。哦,褲腰帶上的古玩店!坐在泰晤士河畔,有一位終身熱愛跑堂的大師爲你端來咖啡,那不僅僅是享受,而是沉思:他一生有那么多跳槽的機會,有更好的工作可以賺更多的錢嘛,爲什麼頑固保守得像泰晤士河那樣永不改道呢?

看得出來,他德高望重,來這里喝咖啡的許多老人是一生的常客,他們不必吩咐,他就知道他們要什麼。或許他的人生理想沒有女王那樣偉大深遠,也就是爲這幾個老朋友端端咖啡,讓他們愜意一輩子。而在他們眼中,這位老亨利的恩澤未必小於女王陛下。作者:于堅



這麼笨還當強盜

很久以前,有個山羌族的小偷混進王宮,把國王的衣服偷了出來,然後攜贓物潛逃。國王震怒,派人四處追查,很快將小偷緝拿歸案,帶到國王面前。人贓俱獲,小偷仍百般抵賴,不承認偷了衣服。國王問道:“你說沒偷東西,這包衣服是哪里來的?”小偷說:“是我的祖先留下來的。”國王說:“既然是你家的舊衣物,那你現在穿在身上,讓我看。”小偷從沒穿過那些衣服,根本不知道怎麼穿,手忙腳亂,結果把袖子穿在腳上,腰帶纏在頭上。醜態百出,當場露餒(《百喻經·山羌偷官庫喻》)。

有個段子,說的是某領導去機場視察,進門的時候,有人恭敬地遞給他一副塑料鞋套。領導沒見過這玩意兒,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,又怕別人笑話自己無知,於是鄭重地把它套在了頭上。後面的隨從看傻了眼,不敢吱聲,只好學着領導的樣子,都把鞋套戴在了頭上。難怪有人說,不懂的最高境界就是裝懂,這位領導和前面那個小偷可以稱師兄弟。

一個縱橫多年的“賊王”,落網之後,向警察大發感慨:“小偷不是一般人能做的,作爲一個優秀的小偷,必須具備四種素質:一是軍人的勇敢,二是商人的狡詐,三是間諜的洞察力,四是運動員的體質。這四點我都具備了,沒想到還是栽了!”這是他的人生感悟,我覺得很有哲理,壞人豈是那麼容易當的?

日本有個笑話,說的正是此理。阿蘇史是京都的地方官,晚上經常要加班,很晚才能回家。有一天深更半夜,阿蘇史坐着牛車回家,半路上眼皮跳個不停,心想不好,可能要遇上強盜。爲防萬一,他把衣褲脫下藏好,端坐于車上,車前仍舊掛着簾子。

沒走出多遠,果然被五個強盜攔住去路。那些趕車的、跟班的,看見強盜來了,立即丟下阿蘇史,四散逃命去了。強盜用刀尖挑開車簾,往里面定睛一瞧,樂壞了,捂着肚子大笑起來。原來阿蘇史頭戴烏紗,腳穿白襪,手里捧着笏,光着屁股,正襟危坐在里面。強盜問:“你是神經病嗎?”阿蘇史嘆了口氣說:“唉!不是我發神經,剛纔在前面碰到強盜,被他們剝得精光。各位好漢來晚一步,讓你們空手而歸,真對不住!”強盜們恍然大悟,氣急敗壞大叫道:“一定是多裏丸那小子先下的手,走,我們找他去!”衆強盜手執火把,一哄而散,找多裏丸算賬去了。

看着強盜們遠去的背影,阿蘇史坐在牛車上哈哈大笑,忍不住冒出一句話來——常常會想起這個笑話,我覺得阿蘇史是個了不起的人物,沒有人比他更瞭解本民族的性格:“這麼笨,還當強盜!” 姜欽峰